柳州集 苐三

碑 行狀 表 銘 碣 誄

唐柳先生集卷之五

碑

箕子碑

孫曰箕子名胥餘史紂之諸父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孫曰蒙犯也正蒙難者以正犯難也○難乃旦切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孫曰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實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孫曰謂下易詩所載是也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孫曰書今天動威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并命誠

仁矣（韓曰謂比干）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夫（韓曰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音預）具是三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孫曰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與之俯仰晦是謩範（謩與謨同）辱於囚奴（孫曰書囚奴正士正上即謂箕子也）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孫曰夷傷也日入地中明夷之義故卦曰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孫曰大法洪範也）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孫曰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彝倫常道也）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孫曰書傳云武王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

鮮封之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孫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盗者男没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盗無門户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率是大道藂于厥躬藂徂紅切正作叢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斃頓也音敝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

其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孫曰汲郡今衛州紂故都也]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孫曰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　繁一作緐]夷民其蘇憲憲大人[童曰憲憲興盛皃音顯]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孫曰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孫曰謂唐始立廟祀]之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貴日薛伯高詳十哲之列妾祀後世
而開元之祀非夫子志是已失矣子
厚於碑反指為確論宋子京贊唐以
灼見其非追咎薛氏而子厚之失以
俟來者愚請畢之夫顏淵以下十人
皆孔門高第觀顯間出者謂非盡其
徒可乎取其所長序以四科萬世而
後知有聖言品題不敢擬議可謂後
世之妾爭李瓘雖非名臣而請祀十
哲列為坐像務尊師重道是先王未
之有可以義起何害其為夫子志乎
嗟夫伯高妾論之於前柳子謚美之
後徽景之之論則薛得
為賢宇妳得為通而已

謹案某年月日韓日按集有左昇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剌道州此云某年即元和九年也儒師河東薛公伯高孫日伯高名一景

晦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韓曰即元和十年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孫曰周禮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曰祭羣小祀則玄冕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陬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孫曰周禮烜氏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設懸謂懸筍簴之屬也○燎力照切罇俎旂章孫曰禮記月令以爲旂章註云章幟粲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庳殺也音卑又音婢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孫曰外說鬼神之類

也克壯厥居水潦仍至嵗加蕩沃公慼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衍廣也〕水環以涇有類宮之制〔孫日禮記王制天子辟雍諸侯類宮皆學名也類與泮同〕是日樹表列位〔樹立也〕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功役〔僦即就切雇也〕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序廊也〕講肄之位〔肄習也〕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童日周禮園圃毓草木○毓音育〕權其子母〔母謂本錢子謂利息孫日周語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於是乎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註云重日母輕日子權稱也〕贏且不竭〔贏音盈〕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

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程法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孫曰禮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孫曰謂四科之目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孫曰開元八年敕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悉預配享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則曰一作則由一作曰則國之故也故典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鏞一作大九年八月丁未韓曰當作十年八月蓋唐制釋奠春秋皆

用上丁以長曆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音辯俗作晉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爵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申孫曰申僖公名能修頮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

賛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侘入之鄭倅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吏民而刋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孫曰良謂良吏振振薛公童曰振振仁厚也音真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歆忠鄴聖功卜遷于嘉惟言之逢昀昀其原孫曰詩昀昀原隰昀墾田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孫曰詩溱與洧方渙兮渙渙水流皃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摯茲

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干一作千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腓是纓公躬講論虞黙以聽平聲公降酬酢進退齊平叅肌洽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疚音究公斯考禮民感休嘉一感作咸從于魯風祗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孫曰詩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公賚于王賚賜予也休命是荷音何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申孫曰賈山傳養三老五更於大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酳者少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此言景晦將入爲天子三老養於太學亦魯頌祝

僖公之意云○酳音胤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韓曰柳州隸嶺南故云古爲南夷椎髻卉裳韓曰漢書李陵傳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爲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書島夷卉服卉草也絺葛之屬○椎音搥髻音計卉音毀攻劫闘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孫曰柔安也書曰柔遠能邇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孫曰謂唐有天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孫曰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爲九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士學者道堯舜孔子

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音璿辟音壁

又音辟唯以水切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

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

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孫曰是歲七月公至

柳州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亥奠薦法齊時事禮

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孫曰語曰齊必有明衣布

註云以布爲沐浴之衣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

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

正法庭祗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

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

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倪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後闕）

惟夫子以神道設教（孫曰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孫曰語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韓曰禮祭義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註麗猶繫也）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孫曰漢志扶風武功縣東有終南山
韓曰潘岳關中記云一名中南山言
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
皇帝使中謁者孫曰漢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爲之諸宦加中者多閹人也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孫曰貞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韓皐爲京兆尹韓曰皐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皐奏不實遂貶撫州觀此則十二年旱可知矣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
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韓曰盩厔縣名裴均字君齊△盩音侜厔音窒虔奉聖謨剏制祠堂剏與創同乃
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幹

孫曰硢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礱柱礎礱盧紅切礎音楚陶瓴甓韓曰說文瓴甓似瓴者爾雅瓴甋謂之甓詩中堂有甓△瓴音零甓蒲歷切築垣墉恢度舊制恢枯回切度徒故切立三篋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需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抃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艾野夫版尹孫曰書三毫版尹版尹版之尹長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莫有能奠方域奠安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孫曰褒斜二谷名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斜音耶

又西至隴首（隴首山名）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孫曰商顏商山之顏）又東至于太華（太華華山）以距下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幽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章曰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球今作璆音求琳音林）紀堂條枚秦風詠焉（章曰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枚條搯枚枏也又云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一作祀）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沴妖氣也音戾）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

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補註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韓曰儲說文偫也峙爾雅云供峙具也○儲音除峙直里切厥獻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禜雩皆有準程孫曰禜祭名也周禮六禜門祭用歎齋雩請雨之祭韓曰禮記禜雩祭水旱也○禜音詠雩音于顧惟終南祠位庳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灾懲陽代爲豐穰實我粢盛平聲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

興利産財作囿鎬京孫曰詩宅是鎬京武王都其地在長安西林光

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孫曰奕奕佼美也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奕音亦與奕同整頓端莊禋位密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道暢純精邑吏嗇夫鮐背鯢齒孫曰鮐背鯢齒皆壽徵○鮐音臺鯢音倪頤垂耇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此文用秦碑體三句一韻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孫曰山在鳳翔府郿縣上有靈欽禱雨輒應韓曰終南太白地勢相屬韓文公南山詩云西南雄太白突起莫問盖則二山誠關中之名勝禱應如響宜哉此碑與上篇同時皆以禱旱作

雍州西南界于梁（孫曰雍州謂秦地雍梁皆禹貢九州之舊○雍於用切）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侯則禱之厲疾祟降則禱之（張曰鬼災曰厲祟亦神禍也音邃）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孫曰尹韓皐也）宜飾祠廟遂下令于甸邑（孫曰盩厔屬京兆故云甸邑）京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闡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讙謠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立）

碑陰文

韓曰韓裴蓋有愛於二祠者也故公又作立碑陰以志之

時尹韓府君諱皐秪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事嘉異勞主者甚厚（勞力到切）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愚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嫠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

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傳株戀切驛也平易道路易以豉切治也改作甚力而其人翻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爲甸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爲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韓曰唐志永州縣四湘源居其一公永正元年出爲永州司馬至是凡十年矣其日十有一月庚辰即十一月七日也二妃事韓文公黄陵廟碑紀之甚悉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韓曰天火日災

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孫曰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以司功攝令

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

河崔公能能史有傳祗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啓

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贏羨延面切餘也均節委積

孫曰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註云少曰委多曰積皆聚也○委於僞切積子智切

咸執牘聿孫曰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至于

祠下稽度既備度徒洛切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

埴于水涯埴埏也音植迺捊迺載孫曰捊編木以渡工逸事

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

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

婦字疑誤

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婦

孫曰列女傳舜二妃堯之二女曰娥皇女英　齊聖竝明弼成授受內

若嚚瞽　補注若順也書曰瞽子父頑母嚚　上承輝光克艱以乂

德罔不至帝既野死　孫曰史記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

野　神亦不返　孫曰二妃從舜不及道死於沅湘之間　食于茲川古

有常典敺祓戾孽　敺祓驅除也音區弗　恢宣淑靈敢或失

職以奸天刑　奸音干　有翼其躬有苾其馨　苾香也蒲必切

沈祀爰吉　周禮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注云祭川澤曰沈　即石是銘銘

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　孫曰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嬀

俱爲切儒悅切沕神位湘許音虎撰茲有初克碩厥宇碩壯
大也啓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疈孫曰周禮牧人凡陽祀用
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毛之取純毛也說文牛純色曰牷又周禮疈辜祭一本疈作辟辟
解牲體也〇牷音全疈拍逼切辟北歷切捄馨爰糈韓曰詩有捄斯馨糈祭神米先
呂切胤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煸孽炖于融風孫曰
說文炖風而火盛皃左傳昭十八年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註東北風曰融風融風木也
木火母故曰火之始〇炖池昆切神用播遷時圖克龔邑令釐
吏告于君公薦用犢餘棄節也以就爾功捋木負
埴童曰捋者編竹木爲之大曰筏小曰捋音敷載流于江既夷以成
崇宁峻墉劫余嚴清閒音閑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

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一作士以

對嘉祉南風湑湑韓曰說文湑露皃私呂切緍水如舞將子

無謹神聽鍾鼓豐其交𨚗邦邑是與刻此樂歌

以極終古

饒娥碑

韓曰饒娥史有傳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父勳餘悉如碑所載又云鄉人異之歸賵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爵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其曰建中初則公之文當在貞元間作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蒲波切娥為室女

淵懿靖專（靖作静）一雖小家未嘗出游冶絺葛（孫日葛所以爲絺綌精日絺麤日綌）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卒即猝字）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孫日娥父勸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尸不出）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孫日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鄮旁小民悲感怨號（怨音寃號音毫）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鄮水西横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詒後世（並見題註詒一作詔）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

含貞好靖不游纖葛絺紵纖思廉切紵直呂切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乎一作于又一作於匐匍求哭號天以呼顙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韓曰踣說文斃也僵也匹候切又蒲北切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貧已殂龜鼈黿鼉有蛟消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孫曰劉向列女傳齊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嬙父衍醉而傷槐景公使拘之且加罪焉嬙懼九造於晏子之門曰妾聞明君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禾苗今吾君以槐故殺嬙父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明日朝言於公景公即發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趙姬

完父操棹爰謳韓曰謳烏侯切亦作區列女傳趙簡子南擊荊至河津津吏醉
不能濟道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告曰妾父聞君王將渡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
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酌餘瀝醉於此君若錄願以微軀易父死道將渡少一人操棹曰妾
居河濱習舟楫之事遂與操渡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乃聘為夫人肉刑不施灌
義淳于箋曰史記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天子悲
降其意下月詔除肉刑法有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後漢曹娥上虞人父
盱能按節撫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時年十
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死屍出度尚設祭誄之范曄文漢
史云迎婆娑神謬矣嘗以碑為正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
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

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石建銘當道過者下車孫曰當道即謂攩道上也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并序

集注南府君名霽雲魏州頓丘人祿山反張巡許遠守睢陽遣霽雲乞師於賀蘭進明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雲還入城十月城陷與巡等同被害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

急病讓夷義之先孫曰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孫曰昭元年左氏趙孟稱叔孫豹曰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

而感則敷施之常道（施去鉡）雖陽所以不階王命

橫絶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

時惟南公天與拳勇（孫曰詩無拳無勇註拳力也）神資機智

藝窮百中豪出千人（韓曰史記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霄雲傳善騎射見賊百步內射之發無不應心中去聲）不遇興詞驚尨眉之

都尉（孫曰張衡賦曰蔚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見武註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數奇

見惜挫猨臂之將軍（韓曰漢書李廣傳元狩四年爲前將軍從衛青擊匈奴青乃自以精兵出塞捕虜而令廣幷右將軍出東道先是太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數奇毋令

當單于。註廣命奇隻不偶也又曰廣爲人長猨臂甚善射亦天性註臂如猨臂通肩也〇數所角切

天寶末寇劇憑陵蹴突河華華山名音畫天旋歷

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宄圮毀也又說文云山無草木也音起

覩賢在庭子駿陳暮以佐命謂陳希烈等韓曰漢劉歆字子駿哀帝初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

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謂哥舒翰等輩曰晉王衍字夷甫嘗與王越共討苟晞衍以太尉爲太傅及越薨衆共推衍爲元帥衍懼賊鋒辭曰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相見語移日衍因自說少不豫事欲求免且勸勒稱尊號勒怒曰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

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

訏謨大同訏大也匈于切誓旟武旅以遏横潰横户盲切潰音

會裂裳而千里來應韓曰文選脆來公爲兵裂裳爲旗左袒而一

呼皆至韓曰漢書太尉以一節入北軍呼士皆袒左袒乃劉氏△呼火故切柱厲

不知而死難韓曰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及公有難乃辭

其友而往死之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

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

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難去聲狼瞫見黜

而奔師韓曰文二年左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斬之囚呼萊

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

死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其友曰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

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瞫尺甚切又式徑切忠謀

朗然萬夫齊力一作志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

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韓曰謂賊曰張通晤陷宋曹等州張

公巡率吏哭玄元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入守而百雉齊固韓曰百雉

城也城高三堵焉雉謂賊攻雍丘張公巡設百堞摑堞上策芻灌油以焚賊不敢向也初

援雍丘孫曰至德元載三月眞源令張巡起兵討賊據雍丘韓曰謂單父尉賈賁合兵

擊宋州張通晤走襄邑爲頭立令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也雍丘隷許州

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周禮

諸臣之復謂奏事於王也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孫曰十二月巡拔雍丘東

守寧陵二載正月賊將尹子奇圍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巡巡引兵入睢陽睢陽隷宋州前

後捕斬要遮亥氣連沮韓曰此謂巡至睢陽與許遠合謀雲戰寧陵比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也漢兵已絶守疏勒而彌堅後漢班超在疏勒而龜茲姑墨數攻疏勒超孤立無援吏士單少拒守歲餘又耿恭據疏勒匈奴擁絶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叛匈奴共攻恭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孫曰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臧質堅守魏人殺傷萬計尸與城平三旬不拔魏主退走○盱音吁眙音怡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韓曰呂氏春秋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荊王曰宋必不可得臣請令公輸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墨子名翟宋大夫志益專於三板孫曰史記趙世家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國引汾水灌其城

城不沉者三板
偪陽懸布之勁
孫曰襄十年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懸之○偪音逼勁一本作巧
汧城鑿穴之奇
韓曰史田單攻齊收城中牛得千餘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驚敗走○犇音奔
息意牽羊著鄭師之大臨
韓曰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
韓曰宣公十五年楚子圍鄭不能服將去之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謂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諸侯環顧而莫救
時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

莛莫肯救國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諭天子晝衆率
軍士韜人人盡泣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
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
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好呼報切公曰敝邑父子相
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
此足矣孫日巡等守睢陽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
不救八月巡令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臨淮進明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泣且語曰
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因噬齒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
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坐中皆為泣下韓曰按舊史云請噬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
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斬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公此所

載又有取此足矣之文其不同如此温公考異從舊傳遂慟哭而返即死

孤城韓曰霽雲遂自臨淮還睢陽縋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首碎

秦庭終懵無衣之賦韓曰定四年左氏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孫曰庾信哀江南賦曰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懵武亘切身

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孫曰楚辭九歌云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韓曰韓信淮陰人也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

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韓曰霽雲等皆為賊所執賊將以刃脅巡巡不降又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

降乃與姚閭等遇害惟遠執送洛陽

無傳燮之歎息

孫曰後漢傳燮字南容為漢陽太守賊圍漢陽欲送燮歸鄉里燮慨然歎曰吾行何之吾必死於此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沒

有周苛之慷慨

孫曰漢書高祖使周苛守滎陽楚下滎陽生得苛苛罵項羽羽烹之○慷下朗切慨口溉切

聞義能徙

壟曰語聞義不能徙是吾憂也

果

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

韓曰臧洪字子原袁紹執洪殺之洪邑人陳容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事誅忠義豈合天意又曰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見直臣致憤

惜蔡恭於累句

韓曰劉璠梁典云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欒之祖持百餘日道恭疾卒詔使郢州刺史曹景宗救援景宗頓兵不進義陽遂陷御史中丞任昉彈劾曹景宗略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平亡臣盡揩任昉也

朝廷

加贈特進揚州大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竝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韓曰三國志魏武帝三年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以爲不可岱不從遂戰爲賊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兖州牧進兵擊黃巾於壽張力戰鬭死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陵圖龐德之狀（孫曰魏志龐德字令明與關羽戰爲羽所得羽謂曰不降何爲德罵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爲羽所殺于禁等七軍皆没孫權稱藩遣禁還魏帝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孫曰越語勾踐棲於會稽乃令於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註云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之稟以食之也）羽林守

孤知孝武之志韓曰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舉門關於周典孫曰周禮司門職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詩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者風中死事者之父母也孤子也徽印綬於漢儀韓曰漢時印佩非若今之金紫銀綬長使服之也盖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後漢張負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綠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日方寸之丈二之組是也漢世功臣死後多賜印綬焉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雎陽之事不唯

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慬以懲寇孫曰列子刺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心吾不侵犯之而辱我以腐鼠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慬勇也勤謹二音俾其專力於東南而

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剋敵之日孫日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庚申安慶緒奔河北壬戌克東京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霽子計切字其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涪音浮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顯斲堅石斲音卓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

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依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案曰後漢温序字次房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將苟宇所執欲降之序不聽仍刎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孫曰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侍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旦切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並見上註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嫈嫈

羣凶婪貪也盧含切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孫曰封大也左氏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岸山兒魚乙切制其要領童曰前漢張騫傳註云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領故以爲喻○要一遙切横潰不流疾風斯勁榜衝外舞孫曰衝罾衝城車詩臨衝閑閑兒也缶穴中偵孫曰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兵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發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假梯將至於一穴中出一大木木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大木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偵伺也視也丑正切又猪孟切鈐馬非難孫曰宣十五年公羊傳鉗馬而秣之鈐鉗通用折骸猶競浩浩列士不聞濟師孫曰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上不救兵食殲焉守踰三時公奮其

勇冠軍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竆蹴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恧（女六切慙也）孤城既拔渠魁受戮（安慶緒）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范陽）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蹈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兹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竆刊碑河滸萬古英風（孫日大曆十二年四月以南霽雲子爲敍州別駕又貞元二年二月授承嗣官旌忠烈之後）

唐柳先生集卷之五

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諸家註

集註：六祖惠能也，姓盧氏，新州人。化于新州國恩寺。憲宗時賜謚大鑒，塔曰元和靈照。公在柳州作此碑。東坡嘗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絕妙古今。真知言哉。非太史曰：東坡於古人但寫淵明、子美、太白、退之、子厚之詩，為南華寫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孫曰：元和八年十一月，以桂管觀察使馬摠為嶺南節度使，扶風人也。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于

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
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都府節度府也公命
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鍾鼓幢傳江切增
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
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
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鬬奪相賊殺喪
其本實誖乖淫流誖亂也蒲昧切乁音敎莫克返于初孔
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
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
而靜者孫曰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

譏之空術益顯者孫曰後魏太和十年有僧達摩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達摩賫衣鉢浮海傳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摩不恱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是爲初祖傳燈録梁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六傳至大鑒孫曰達摩以其法傳慧可是爲二祖慧可傳璨是爲三祖璨傳道信是爲四祖信傳弘忍是爲五祖忍傳惠能是爲六祖大鑑始以能勞苦服役能即耐字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信具衣鉢也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度待洛切乃居曹溪孫曰咸亨末能住韶州寶林寺曹溪韶州地名也為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

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孫曰先天二年卒是歲癸丑至元和十三年戊戌為一百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孫曰元和五年七月總自虔州刺史為安南都護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董曰身毒國名即天竺也浮舶聽令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韋曰纛翳也舞者所執又羽葆

嚧也韓曰囍左囍也以萜丬居爲之△囍音道又徒沃大到二切來莅南海註請
按韓文公祭捴文云于泉于處始䖝郡符遂賅交州抗節番禺交州即安南都護府番禺耶南
海郡廣州也與公北碑合而唐史乃云捴自安南都護遷桂管經略觀察使誤矣東賅曰以碑
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可以正唐史之誤屬國如林不䝱不慦
人畏無噩說文噩諤訟也音咢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鑒
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
其辭曰
達摩乾乾孫曰乾乾不息之貌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
是臨勞勤專默終揖于深揖一作挹抱其信器行海
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

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韓曰說文曰軼車相出也徒結切〕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菑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誄〔潘云誄壘也壘述前人之功德〕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謚于誨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嶽彌陁和尚碑 韓曰公貞元十八年爲藍田尉照死於七月十九日此碑蓋七月後作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響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韓曰公嘗爲般舟和尚第二碑蓋指日悟爲般舟和尚即此所謂般舟道場也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比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値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槱孫曰詩薪之槱之槱積木燎之也音酉以爲僕役而媟之乃公也韓曰說文媟嬻也音薛凡化

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銘谷王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消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陁寺施之餘則與饑疾者（韓曰說文云施惠也施智切）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集註釋氏五祖忍公姓周黃梅人與四祖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照智詵皆學於忍惟唐公真公及衡山承遠未詳）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為教兜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

安樂國（由一作中）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未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放或作教）服疵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西方奔走

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下乜臨洪咨
謀往復窮真宗子弟傳教國師公代流萬億代
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峯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
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韓曰爲永州司馬時作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爲僧
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
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
初其冑無終孫曰說文云冑胤也承丁釋師以系道本吾

無姓耶法劔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
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
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
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
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
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
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鳴呼佛道逾遠異端競
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
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
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愨以成至

頴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徙居一作徙于）作道場於楞伽北峯（楞音稜）不越閫者五十祀（閫苦本切與梱同）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豫曰南陽鄧州）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𩔰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

大族不親淵懿内朗沖虚外仁聖有遺言是究
是動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
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
情動生變物由遷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
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曠明俱如
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葬從我師無忘
真宅薦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
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曰添

大曆四年八月以道州刺史楊炎同平章事以為宦居京師强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問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譴南海上孫曰建中二年十一月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戶參軍終如其志趙郡李蕚音諤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巖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孫曰元和四年楊憑為京兆尹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一本云李公仕八集有仕墓誌為之傳長

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
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
孫曰楊憑元和四年爲江西觀察使以贓罪貶臨賀尉俄自臨賀尉徙杭州長史命以
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既書
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韓曰公云弟子浩初等以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按集有送浩初序顧丞播之即初之賢蓋足以知海之爲人矣永州作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韓曰後漢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以地理考之安南者嶺南

之極邊也而天竺之道由此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域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里之遠可知矣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

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

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一本作空空愚夫失

或云云韓曰論語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皆証禪以亂其教冒于

嚚昏韓曰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故于溪荒其異是者長

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迦葉尊者師子尊者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

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潘云迦居牙切葉書涉切是釋迦大弟子一名飲光達摩摩當作磨莫臥切西天第二十八祖東震旦土謂之初祖孫曰神秀

（姓李氏許州尉氏縣人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爲業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咸亨五年弘忍卒秀乃往荆州居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秀同學僧惠能姓盧氏新州人忍卒往韶州寶林寺秀嘗奏則天請追能赴都至神龍元年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往請能能竟不度嶺而卒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秀爲北宗能爲南宗）南北相訾反戾鬬很其道遂隱嗚呼

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馬鳴）（尊者龍樹菩薩）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慁（胡困切）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

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
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
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
十四日入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
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礱密石說文礱礳也音聾以
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孫曰貞元三年閏五
月以國子司業裴胄爲湖南觀察使六年徙江西李公某孫曰八年十二月以給事
中李巽爲湖南十三年九月徙江西侍郎呂公某孫曰以禮部侍郎呂渭爲湖南
十六年七月卒楊公某孫曰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湖南御史中
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

為僧五十三朞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終龍安寺（孫曰衡山一名岣嶁山○岣音苟又古后切嶁力后切）葬其原銘曰浮圖之修其奥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行列也胡郎切）徒聽浮言空有互闘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

德惟覺是則苞并絶異說文苞裹也音包表正失惑貌
昧形靜㓛流無極動言有爲彌寂而默祠廟之
嚴我居不飾貴賤之来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
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
歸象物徒設眞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玆碑一作動言事爲

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諸家註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韓曰南嶽衡山也在衡州按塔銘和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葬以十月其年秋公方謫藍田尉此碑及塔銘皆同時作

乾元元年某月日孫曰乾元肅宗年號元年歲在戊戌皇帝曰子欲俾慈仁恬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童曰儀謂表儀惟茲嶽上下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

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童曰䡅滓也又說文云車轄也居消切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入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入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髫童毀齒集註髫童子垂髮見說文云齔毀齒也男八月而齒生八歲而齔女七月而齒生七歲而齔髫音迢○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燠裘燠乙六威遇二切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徒音午偶也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律像

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為生而未始來殁而未始往也二而下或有二知字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術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虢而郭孫曰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於西虢平王東遷奪虢叔之地與鄭武公求虢叔之裔孫序封於陽虢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

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淵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諱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爲學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

之言律義莫不震動悼懼如聽誓命（補註此即前碑所云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也）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妄莫不悽欷欣躍如獲肆宥（補註此即前碑所云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也）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搆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為兹塔巃石峻整植木翁茂（翁木盛皃烏孔切又音翁）凡衡山無與為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

余既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為余言亟為並去聲故為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齊猶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尊有兮耀柔剛揀宇立兮像法鬻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閟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韓曰公常作南嶽彌陀和尚碑一謂代宗時有僧法照言其師南嶽大長老

有興德天子禮焉名其居日般舟道場與此理合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宇潘云毗頻脂切律主傳燈錄云律師啓毗尼之法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莅事度比丘衆潘云梵語云比丘秦云乞士訓上於諸佛凡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聲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愿以為去凡即聖

必以三昧爲之軏道遂脤勤於紫霄遂大師修
明要與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孫曰碑本洞作
廓道場尊精長跪右遶碑本無長跪二字不衡不倚碑本
無不衡二字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
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
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
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碑本闢作斬劉巖巒韓曰山小而銳
曰巒音鸞殿舍宏大廊廡脩直韓曰說文云廡堂下周屋音武不命
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顓念佛三昧者
顓音專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潘云般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

經云一心念佛若一日晝夜爲七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速得是三昧今釋氏有依此教修行者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
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碑本處作店又三十七年
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
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
壞衣不飾揣食不味揣聚皃徒官切饕餮脹役凡出於
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
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
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
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

俾刋之玆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摠結乾于一言聲聞庶熙遐邇來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奥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祁祁盛皃）如水斯壅流之無垠（垠音銀岸也）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奕明命衷玆靈嶽于彼南邑爾宫爰作負揭致貧時靡要約（要平聲潘云揭音竭又音憩並舉也）祖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斵層搆孔碩以

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絜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供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徃矣執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

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
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
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刋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
者言之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勳烈爵
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官族所以尊大浮圖之道凡浮圖之
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叅
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尚昱以通
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
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
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

（韓曰以史考之乾元肅宗即位之三載廣德代宗即位之一載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岳大明律和尚則大明寺始立於廣德爲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於此特曰某年疑之也）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匜（孫曰左氏傳奉匜沃盥註匜沃盥器也○匜音移又溪爾切）奉杖屨爲侍者數百剪髮髦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韓曰說文灝東贘也）其塔在祝融峯西阯下（孫曰衡山有五峯祝融其一也）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與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

之律是定是慧丕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
垂裕無際詔尊頌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
勿替祝融西麓（山足曰麓）洞庭南裔（裔末也）金石刻辭
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窾穴（童曰窾穿地也音劍）其用於碑不宜
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
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頌其功
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
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

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洟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皐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已上六人史皆有傳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舃韓曰說文縞鮮色舃履也○縞音杲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

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
染韋氏女世纈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設年一作未五
既沒二十七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
銘塔石公昝姓昝子感切凡去儒為釋者三十一祀
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
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丕變故
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觀公而稽首
尊之不名韓曰公前於大明師碑嘗謂丞相李公泌就經受大義今又謂觀大律師

而稽首尊之則師之出處蓋必與大明師同出世之士若石廪公瓚

公孫曰衡山有石廪峯瓚僧名也號懶殘言未嘗形遇公而嘆息

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

滅跡之際則隕星黑祲告其期韓曰說文云祲妖氣感祥春秋

傳見赤黑之祲○祲音浸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

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

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潘云若而也切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

蘭若荊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璦道

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為

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
志益虔雷發光兮功巳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
變化兮迎大仙龕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
無遷

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書當作常侍

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行狀　　諸家註

段太尉逸事狀

集註段太尉秀實也字成公新舊史皆有傳此狀公元和九年在永州作集又有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狀當在書之先云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孫曰大曆十一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薦秀實爲涇州刺史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孫曰是歲五月以汾陽王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治河中河中蒲州也王子晞爲尚書孫曰晞子儀子時爲左常侍不爲尚書恐誤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孫曰子儀自行營入朝晞在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偷

人當作民下同

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辛一作宰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〇不嗛不足也嗛音慊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童曰鬲音歷鼎屬盎於浪切盆也把臂徐去把一作袒至撞殺孕婦人撞傳江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分一作付理治也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韓曰涇與邠州皆隸關內道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爲去聲已止也

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留一作流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童曰說文云槊長矛也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先到切與噪同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童曰說文躄不能行也蒲結俾亦二切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補註邵太史曰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夫之頭邪甲者愕

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睎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睎再拜曰公幸教睎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張曰晡晩食也

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
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
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
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孫曰白孝德初
爲邠寧署秀實度支營田副使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
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
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
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
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
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

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衣於既切）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張曰哺餧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說文赭赤土也）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

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孫曰段公別傳一云大曆八
年今謹為作者盖公之得於傳聞其實今謹不一及太尉自涇州以司
農徵孫曰建中元年二月秀實自涇原節度使召為司農卿戒其族過岐
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泚此禮切及過泚固致大綾
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
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
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
上一本無上之字泚反孫曰四年十月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師救哥舒曜丁未出
京兆至滻水倒戈謀反乃於晉昌里迎朱泚為師太尉終孫曰庚戌泚殺秀實興
元年二月贈秀實太尉謚忠烈吏以告泚泚取視一有之字其故封

識具存識音志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童曰斄后稷所封音邰今本作斄水名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張曰說文云鄣紀邑堡壇也〇鄣音章堡音保窮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凶于切又況羽切常低首拱手行步行一作足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

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朱州刺史）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今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荊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

代當作世下同

十四狀

公字惟深（韓曰又字夷曠）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童曰永嘉懷帝年號）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孫曰西晉末柳純爲平陽太守純子卓避永嘉之亂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今云濟南恐誤代一作世）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孫曰魯孝公子伯展伯展孫司空無駭無駭生禽字季爲晉士師食邑柳下諡曰惠因以柳爲氏魯爲楚滅柳氏入楚楚起爲秦滅乃還晉之解縣後秦置河東郡故爲河東解縣人云）卓至公十有一代（孫曰卓子恬西河太守恬子憑馮翊太守憑子叔宗字雙雙宋建威參軍叔宗子世隆字彥緒南齊尚書令世隆子惔字文通梁左僕射曲江穆侯惔子

昳昳子奭奭子善才善才子尚素尚素子夔休夔休子渾自卓至渾十一世也為士林

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孫曰柳元景曾叔宗已下南史皆有傳及

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

而遇節必立忼曠於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

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

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

章句之煩亂採摭奧旨童曰說文云摭拾也之石切以知道

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已

為用自始學至于大成躭嗜文籍躭都含切與耽同注

意鑽礪童曰說文云鑽所以穿也倦一不知游息威不待檟楚

樸古雅切儒言經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一本無之字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怪譎矣張曰譎詭文云權詐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為之冠音貫下同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孫曰天寶元年禮部侍郎韋陟

人當依民下同

知貢舉榜載于第十回人載後改名運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

措遒手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

滿江南西道違帥閱其名辟至公府孫曰至德中爲江西

採訪皇甫先判官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罹遭也靡弊殘

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童曰周禮

刑亂國用重典○重直隴切鋪大和以惠鰥嫠鰥古頑切嫠陵之切毆

除物害毆與驅同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政

無犯令者胥之蠹張曰尨茸亂皃○尨音蒙茸如容切牢制聽斷

衡於訟息薪夫復於封疆商旅交於關市既庶

而富廉恥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童曰塾學也禮記家

有埶里開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氶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効以圭撮之任（撮倉括切量容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跡藏用遁隱於武寧山尋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舍德輝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若藉甚有聲徵拜御史（孫曰拜監察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嘗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一作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

固位不形直以奸名奸音干它本作奸非也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稱庸使議復摧鐵摧音角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征作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道孫曰明年自右補闕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孫曰大曆三年以刑部侍郎魏少遊爲江西觀察使少遊表俾爲其府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謀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文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謠音搖聞于他部達于京師

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孫曰二年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教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名拜諫議大夫孫曰十四年五月以中書舍人崔祐甫平章事崔薦渾爲諫議大夫充所江東西道黜陟使孫曰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虞

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覈事詳讁無僞違設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峭七肖切刻音剋時分部所轄於公尤重陵江並海重日並近迩蒲浪切列予苙歌並進又音莅上聲竟吳越之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詔讎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苛音何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原之亂公以變起倉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迫以相印既

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張曰丘南呼欺曰給音怠諭家屬以妻之賊遂執公愛予榜箠訊問張曰榜音彭所以輔弓弩又去聲北孟切進也笞也張敖傳云貫高榜笞數千又音膀亦片也又音譛進部折其右股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還踰秦嶺由襃駱朝于行宮孫曰四年七月朱泚反遂微服徒行逃終南山谷賊素聞其名以宰拒吾義其子榜笞之甚寮所在潛步至奉天扈從至梁州改左散騎常侍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討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孫曰貞元一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汙孫曰賊平溫奏言臣

尚名為賦詩且載於文從戎非信武所宜請改名運是歲盜據淮許孫儒司
節度使才希烈反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
者有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羣臣望聲徇
剌者皆曰德輿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
喋喋多言也音牒衒玉而賈石者也韓子說文衒行且賣也賈賣售也〇
衒局懸切賈音古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
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也
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孫曰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別駕李
元平〇襲音習凡百莫不嗟服為儀以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孫曰貞元三年正月以本官同平章事登翊聖皇翊音翼

臣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謨于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數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畿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縣吏分宰於京師外部孫曰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畿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

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貸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補註漢書上問左丞相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勃不能對問右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何事也下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邑請以請盟（間去聲）侍中北平王燧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蒞盟諸戎（將去聲）戎果縱

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孫可五月以侍中渾瑊爲吐蕃請水會盟使兵部侍郎崔漢衡副之閏五月辛未瑊與吐蕃尚結贊同盟盟下平涼是日上視朝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賊果爲蕃兵所劫狼狽而發免漢衡以下將吏陷沒者六十餘人上追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訕音疝上未之善也公從容侯問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懇懇動人聖眷罕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

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孫曰玉工爲帝作玉帶誤毀一鐍工不以聞私市佗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適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彈曰陛下殺人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請論如律詔從之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胐不協俟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胐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爵靮之勤說文靮馬韁也獻利屢中利一作業上嘉其功効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胥俗作骨出自

微賊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孫曰三年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典小史繼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有詔寸外庶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公竭誠盡忠憂勞瘁務有耄忘之疾耄音吉懇迫陳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孫曰八月以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孫曰卒年五十七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忠殺敎爲下有急也立誠之節侃侃爲無所虧也侃侃說文云剛直也可畏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于朝端獮違釋回禮記禮器篇禮釋回作經備去也回邪僻也朴忠之誠沃于帝念將有敢言之勇進

當不誶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
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廛之土以
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殁其妻偽待祿而館
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
落落如此夫其夂夂恭父慈或孝仁義善行也拊循制
理能攻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
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
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
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
稽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童日說文云隲定也升也

（音贊）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誄謚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謹按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以狀考之今所謂[illegible]其大名者哉）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襃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癉丁但切病也）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illegible]

人當化民

納忠爲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更平聲謂元名執因寇亂改名渾遂踐鼎司以佐主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聞音問洽於人聽所以聳屬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其寔賓繁褒善勸能因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略其懿績布以懇詞定謚之制謹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謚議曰貞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羣曰東京新舊史皆書於儒林傳五代祖太康父乘陳氏自潁川徙南下邳唐褒東海河南有大業潁川居其一也豫散求正元年八月王曰爲尚書禮部侍郎或曰貶永州司馬依非是蓋貶邵及永在九月後云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貫里諱京

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孫曰大曆九年京中進士第)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痟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薰之室無子(孫曰京娶常袞兄女無子以從子褒為嗣)伯兄前監察御史瓘仲兄前大理評事襃(孫曰褒娶柳氏公之妹)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

其文鷸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韓曰泉布二錢名漢食貨志王莽即眞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廿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公曰非是為也其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受大刹是以刊來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道大河踰北山彷徉而歸彷徉徙倚也賦成果傳天下

為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侍
士舉疵纇韋曰纇文疵才支切病也修陞典合于大中者衆
焉涇人作難公徙行以出奔問官守孫曰建中四年十月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兵犯京師戊申德宗幸奉天段忠烈之死孫曰庚戌朱泚
號司農卿段秀實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
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
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
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
狩告至謂還宮也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
臣無所任罪于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

之爲相者相去年謂盧杞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愿
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
示天下率其黨争之上變於色在列者感悔而
退悔李凶憂恐也公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
辭焉不果復孫曰德宗還京以京爲左補闕貞元元年正月赦天下故宰相新州
司馬盧杞量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爲饒州刺史制出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
於輔政要位大臣諭非月不得對百官凜凜上常若兵在頸今復用之則姦賊皆踊掌而起上大
怒諫者稍引卻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意稍解壬戌以杞爲澧州司馬
上迎訪太后沈太后德宗母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
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孫曰帝之初立迎訪沈太后不得意且怠京密曰[illegible]

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直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上意而為進退者一無者字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廢祭之不隆繄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錫焉孫曰京兆博士獻議彌一十年至貞元十九年孟夏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列敘昭穆其獻祖懿祖祔于德明興聖之廟每禘祫年就本室饗之諸儒無復言帝賜京緋衣銀魚袋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憚其上下之勤乾沒之艱也乾武遠切與挖同引卓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

爭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棄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孫曰貞元十四年昭陵寢殿為火所焚四月以宰相崔損為修奉陵使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八十間橋六建三莎撐閣補造昭陵占山上宮侍憚輓汲之請更其所宰相不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為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下從在集賢奏秘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益理納資為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

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羸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領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後其二殺所界物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為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霍宇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邊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孫曰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目刺弗用殊遂不用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鄭吏部高太常為相孫曰十九年十二月以太常卿高郢吏部侍郎鄭珣瑜同平章事爾以秘書命公孫曰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延英

帝論遣京沮駮走出罷爲秘書少監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著千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得以傳其業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古推黃炎之事黃帝炎帝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

類朱雲〔韓曰漢書朱雲請於成帝曰願得尚方斬馬劒斬佞臣一人頭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其孝顏潁考叔〔韓曰左傳隱元年鄭伯寘姜氏於城潁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請以遺其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廣顙公儀休〔韓曰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它辭魚燔葵車皆類是〕而又交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從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

太子太保某故集賢吏也（韓註公前爲集賢殿正字）得公主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遂狀
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當民

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表銘碣誄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房琯 李華

諸家註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聳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孫曰天寶十四年十一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十二月陷東京帝慈柔人避狄西蜀孫曰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祿山陷京師爰命監撫理兵北朔孫曰辛丑皇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度支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于朔方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實冊書亦捧瑞玉

孫曰七月玄宗至普安琯以憲部侍郎上謁見即日以琯同平章事是日太子即位下靈武八月己亥玄宗命琯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踴躍命師中軍謀殲昇退孫曰十月加琯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辛丑琯以中軍北軍又安祿山之衆戰于陳濤斜敗績人咸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倖生柄不在公象昏瞶明退師儲宮出守邑公孫曰二載五月罷琯爲太子少師入為尚書正色諤諤孫曰貞元元年四月以琯爲禮部尚書又刺汾澮還臨彭濮孫曰琯尋出爲晉州刺史八月改爲濮州刺史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性抑邦人悽悽啻懷明德俾不我遂

徵拜秋官僉曰休哉孫曰寶應二年虞珣閒中孫曰寶德元年八月四月珣卒於閒州僧舍年六十七國庠人哀孫曰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喬嶽隤躓輔星霣靈天子溴淨追崇上台孫曰追贈太尉巖巖岱宗瞻其崚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郡是式孫曰天寶下載殺括蒼郡太守韋堅琯坐與堅善貶宜春太守建銘江濆以慰南國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德銘見上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補註公羊傳文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

公爲一作與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
若周公召公補註公羊傳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
居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王者之後若宋公韓曰史記
微子開者商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公旣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
開代商後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宋公稽立爲
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補註詩淇澳美衛武公能
入相于周緇衣美鄭武公父子並爲司徒鄭武公父即桓公也左氏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
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功藏盟府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
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韓曰史記
楚世家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服虔曰白邑名

是邑大夫皆稱公葉公公子高之葉亦楚邑名○葉於涉切年之長老耆耄

公申公涪公孫曰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申公魯人又云於魯則申培公培音陪今記[illegible]公文三涪音浮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

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

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

宗作訓於岐孫曰至德元載九月肅宗次順化郡琯自蜀至爲相如故遂同至鳳翔鳳翔即岐山也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

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辯所去而人哀號理袁

人袁人不勝其懷二袁字它本並作志為文士趙郡李華

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韓曰涯以

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其甥皇甫湜以賢良對策忤宰相涯坐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刺史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霈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爲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徽予之仁育土封以爲鄉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霈其澤童凵說文濡霈濕也凡公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一作列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達天竽于禁中承公之道承一作遵刺

於我邦由公之理（由一作序入作承）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鄉士三公也孰曰不宜乎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於京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一本曰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後徙陝州夏縣新史列之卓行傳公為集賢殿正字作此碣集又有與大學諸生書論城事亦甚悉）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綬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孫曰貞元四年文月以陝虢觀察使李泌平章事泌薦城可用為諫議大夫賜緋衣銀魚袋）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

異遷爲國子司業（孫曰十一年四月裴延齡譖宰相陸贄等皆坐貶逐別駕帝怒甚無敢言者城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怒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七月下遷城國子司業）旟直優賢道亮師儒

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孫曰有大學生薛約者學嘗於城十四年以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帝聞以爲黨罪人九月下城爲道州刺史薛曰按城貶在十四年道數之則上可云四年者當作三年）大學生魯郡李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孫曰或云二百七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籲呼也張曰書無辜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已已詔

翌日會徒比郷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迎奪其

章遯遁頹罷遂不果獻生徒噭噭音敫顧眄徘徊

童曰朋說文邪視也音汚昔公之來仁風扇堪暴慠華面慠音傲柔輭有立輭一作𨎥乳兗切聽聞嘉言樂甚鍾鼓聽

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六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憻者益勤誕者益恭沈酗腆酒張曰說文酗吁句切酒醟也腆它典切多也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童曰城為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者乎明日詣城以歸養者二十有餘人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

文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童曰

（城又簡秀才德行升堂上沉酣不率義者皆罷斥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邕還（孫曰謂城爲道州其行甚遠也）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元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嶷懿醇（嶷魚力切又魚其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韓曰城初隱中條山與弟堦或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以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薰襲里閭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震于周行為司業愛加于生徒宜

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篠醇爰初隱聲覆簣基仁系曰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盛土之器○覆芳救切德充而形乃作

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成均五帝之學謂爲司業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

機密照羣生閒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

儀匪公之執人用奚蹈麄厲貪淩麄倉胡切待公順

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步年申申咸適其宜榎

楚廢弛尊嚴而威張曰禮記榎楚二物取其威也注榎楢也楚荊也所以扑撻犯禮者又曰師嚴然後道尊○榎古雅切公褰其良俾升于堂壇

者既肥孫曰韓非子子夏始癯而後肥有問之者子夏曰吾戰勝人問曰何為戰勝子夏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故癯今見夫子之義勝故肥也。癯音衢榮如袞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塡街盈衢遠送于南望墓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墓表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

韓曰陸質新書史有傳本名淳字元沖避憲宗諱改賜名質學深於

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爲與儒頗傳其學又有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行於世公集有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云云元出邵州不克卒葬於陸先生之門書末又謂始至是州作陸亡遺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宜英讀之此表蓋作於元和元年九月出爲邵州刺史後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孫曰漢書藝文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各一十卷鄒氏夾氏有錄無書今用其三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秉觚牘觚音孤竹簡也牘字合作櫝櫝木板古者用以寫書音讀焦思慮以爲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韓曰說文云訐相斥罪相告訐也狠不聽從一曰盭也○訐居謁切

（很下懇切）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視一作覘）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訾說文毀也音紫又即支切）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孫曰漢宣帝時劉向受穀梁春秋及其子歆校祕書見左氏傳大好之歆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孫曰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為台州臨海縣主簿上元二年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曆五年而畢號集傳○啖徒濫切）洎趙匡（孫曰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淮南節度判官洋州刺史）能知聖人之旨

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讀
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
太矣䖍先生字某見題註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
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
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
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
篇明章大中叢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一生人作
聖人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旁魄混同孫曰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魄字
唯此音步角切唐韻除匹陌切外別音記註史
記落託貧無家集韻又作薄音白各切註云聲
也歐陽尚書史說于王屋爲鵂其聲魄韻中音
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音步角切亦作旁薄

膠轕下上膠轕驅馳也張曰膠或作轇亦音罷轕音葛說文長遠皃一曰車馬喧雜
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
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禮記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
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
書出焉而先生爲臣儒用是爲天子爭臣童曰天子
有爭臣七人孫曰贊佐淮南節度陳少游幕府少游薦之朝授左拾遺尚書郎國
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四月自給事中
爲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孫曰贊歷台信二州
刺史永貞年孫曰是歲改爲永貞元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
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

理（孫曰謂憲宗嗣位也）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孫曰九月辛巳貧卒）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以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一無碣字）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

（孫曰楊君凝也新史凝傳一如公碣惟不載其以校書郎爲書記耳）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書兵部郎中楊君

卒某月日葬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

老（孫曰家老謂其族之老也）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孫曰葬令唐時喪葬之令）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章曰趺足也足爲龜形首爲螭形也說文云螭無角如龍而黃○趺音夫螭合作螭丑知切）降五品爲碣（補註說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方趺圓首（圓一作圭說文圭瑞玉上圓下方）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碣之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孫曰凝虢州弘農人遠祖越恭云鈞鈞生儉西魏侍中儉生文偉隋安溫二州刺史文偉生榮榮生恪恪生元政司勳郎中元政生志玄殿中侍御史志玄生成名成名生凝）君諱凝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孫曰凌字恭履）不周月而孤伯兄憑（孫曰憑字虛受）

字嗣仁翦髮為童家居于吳太夫人毋道尊愛教

約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

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韋曰輯歛也書曰輯五瑞東薄海岱

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為模準進

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韓曰

大曆三年擬舉進士第以校書郎為書記孫曰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為

山南東道節度使擬自秘書省校書郎為其府掌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

陰式從荊州孫曰貞元三年閏五月澤從荊南節度使擬隨府遷由協律

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童曰元戎元帥也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用

纈厥諆遂入王庭為起居郎書事不回著垂國

典又為尚書司封員外郎華正封邑中明嫡媵
送女從嫁曰媵以證切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
參選部孫曰亇陝史部爲選部發弊吏部員斗郎以馭羣吏姦匿蔽
勢韋曰席勢秉勢也威福自已他人求附離而不可得
者辭音罷公則却之私以胥史求署一皆罷遣曰
吾才以三尺法為已利害居喪致哀韋曰孔子曰喪致乎
哀而止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
服除為右司郎中危言直已以致其誠然秊中
於詖辭韋曰孟子詖辭知其沂蔽部陂也不得朝請以撿校吏
部郎中為宣武軍節度判官韓曰貞元十二年八月疑自左司郎

中為檢校屯部郎中汴宋亳潁等州觀察判官亳人缺守徃涖其政孤
老撫安獨猾戎死墾鑿嶢鹵張曰嶢山之多石者鹵音魯鹹地
發芟榛荒作爰田張曰僖十五年左傳作爰田爰易也如周禮一易再易之
田也芟音衫刈草也以贍人食濬決潢汙築復堤防為落
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
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孫曰十四年冬擬朝正京師十五年
春還汴二月節度使董晉卒汴軍亂擬走還京師遂西走闕下璽書迎
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韓曰八年擬起
家為兵部郎中遐邇咏歌乃遇瘵疾天子致問逾三月
不賜告孫曰漢制有賜告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復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

錄家其病 呂 韋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見爭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筵曰凝有文二十卷權德輿爲之序）云若其者以姻舊獲愛（韓曰公憑之婿見弘農楊氏誌）不腆之文君實知之惟車馬幣玉無可以稱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

周子諒也孫曰按然記碣子諒當是柳州之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一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 韓曰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以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諂丑琰切諛音腴 賢臣放逐 韓曰二十四年十一月貶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 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 童曰釋文墀塗地也與漆地故稱丹墀孫曰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子諒以監察御史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上怒甚親加詰問命左右撲박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此云天寶誤也補註晁氏讀書志曰溫公考異辨之矣 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

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一有者也二字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歿不遭聖人之歎誠二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一無兮字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韓曰呂衡州名溫字和叔一字化光藻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公集又有與呂道州書正與溫論非國語近寔黄得集有衡州刺史呂君集亂亦以文宗亟稱之人謂至于化光衆躍其特信矣元和六年卒永州弥周禮小定掌術大夫也長讀誄誄謂生時行迹者也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槀葬下江陵之野槀音杲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韓曰元和三年自道州刺史以陟為衡州韓曰五年以改開陟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

月上戊（韓曰大年八月八日戊子社）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童曰呱呱泣聲書啓呱呱而泣）蓋嘗聞于古而覯于今也（覯一作覩）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爲偉人與

世無窮其可涯也吕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
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州吏一作刺史私爲之
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孫曰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其靈不施濯濯夫子
故潔其儀孫曰言如麟之復出也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孫曰
干櫓盾也禮記禮義以爲干櫓此則言以書詩爲干櫓也○櫓音魯忠貞繼佩智
勇承綦綦履飾綦渠之切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
天固余欺鬼神齊慭妖孽咸疑孽魚列切何付之德
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吕勤唐以力輔寧
萬邦受胙爾國孫曰史記齊太公吕尚其先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吕

國語有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胙報也維師元聖孫曰詩維
師尚父書聿求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孫曰僖四年左氏管仲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伊祖之則嗣濟厥
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受耀其特春秋之元儒
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真聖人有心由我而
得韓曰溫從陸贄治春秋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
舒文以翼宣于譚業與古同經道不苟用資仕
乃揚進于禮司韓曰試禮部也奮藻含章決科聯中孫曰
貞元十四年尚書左丞顧少連知禮部貢舉溫中第休問用張署犨百氏
孫曰讎校也溫爲秘書省校書郎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孫曰溫與王叔

文章款證義冊選左以遺屢皁其囊補註袁夢麒漢制叢錄云漢官儀凡章奏皆啓
封其言密事乃用皁囊東方朔言文帝集書囊
爲後幃翟酺又言文帝飾帷帳於皁囊者猶此
又後靈帝詔蔡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遵前制也帝殊爾能人朕
其智戒悔厥禍款邊求侍童曰戒謂吁齋款甲也求侍者遣子入侍
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賛命承事孫曰二十
年六月以我書監張薦爲吐蕃弔祭使溫以工部郎中副之轉侍御史風動海
章曰說文云壖城丁田也而宣切望威以致來總征賦甲兵
吏韓曰元和九年使還溫遷戶部員外郎制用經邦時洪重器
臣之復一作後朱周官匪易孫曰周禮宰夫之職諸臣之從萬民之逆
云復報也反也反報於王漢課箴奏鮮云能備韓曰後漢雄奏請自

[illegible]

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君自池曾裁
出其技其一作於篇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樊日
温自户部員外郎遷司封員外郎刑部郎中邦憲為貳貳副也韓日竇羣為御史
中丞請温為知雜故云邦憲為貳也糺僾爾邪諂諛具畏一作糾遝但書
邪諂具畏遷理于道韓日三年宰相李吉甫以疾在第召醫人陳登診視夜宿于安
省里第温問知之詰旦令吏捕登詰問之又劾奏吉甫交通術士憲宗異之召登而訊其事皆
虛十月再貶温道州刺史民服休嘉恩踈若眠暢通如選實
閑其閭韓日汲黯為東郡太守卧閤不出歲餘東海大治而撫于家戢
其愉樂由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
風從令無譁縣蘇外邑我簡盈車雜耕隣邦哉

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藝其麻鼙鼓斯屛童曰說文鼙大鼓也○鼙音鼻屛必郢切人喜其多始富中教韓曰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興良寮郛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孫曰溫自道州遷衡州刺史嶽濱衡嶽之濱也言進其律韓曰禮記王制諸侯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號呼南謳謠北溢歎吏悍民北聲如失逋祖匿役歸誠自出蕪弃既息罷羸乃逸罷即疲字惟昔舉善盜奔于隣孫曰文十六年左氏晉士會爲大傳晉國之盜逃奔于秦今我興仁化爲齊人惟昔屬人或賑之粟韓曰左傳文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又襄二十九年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產之

命蘇國人粟户一鍾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稍人戴惟父善胡名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矯矯貪淩乃康乃淺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藏才浪切内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磬孫曰國語齊孝公謂魯人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懼逮茲易簀韓曰禮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易簀註簀謂牀簀○易簀音亦責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胥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孫曰禮記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孫曰莊子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持殊齒舌嗷嗷童曰說文嗷衆口愁也牛刀切雷動風驅良

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諡王鄴諸生郡吏尚摧良圖故友啓懷累行陳臺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尚書右部郎中魏府君墓誌

韓曰魏府君弘簡史無傳公謂呂又同開故哀而銘之援公並系其先河東人父鎮後徙於吳則府君亦吳人也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逷者逷他歷切又音狄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為儒家縣州涪城尉諱全瑶瑶一作珤與寶同魏州臨黄主簿諱欽

慈公常主簿諱緄（音衮）尚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逕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禄江陵府君益之以闊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既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温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第賢良連居科首（孫曰建中元年弘簡中進士第貞元元年又中賢良）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為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為御史（試本無爲而字）三

當氐月

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衍自虢州刺史元宣歙池觀察使牟以簡爲副）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外郎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一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殁震悼之聲遐邇一辭（一作一同一作同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爲善之利中人其怠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侍廬（韓曰戰國策曰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孫曰倚廬服舍倚木爲之故名）堂無抱孫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弔于殯東者

咸加哀焉凡爲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二州
鈌而居其守者一一本作二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
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
凡十有餘祀年獲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後者
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憂
約以終其世既斂家宰庀其政童曰家宰家之老者庀治也具也○庀匹婢切視廩唯釜鍾孫曰昭三年左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也四釜爲鍾鍾六斛四斗也視廩唯釜鍾言其家無餘財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十
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孫曰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遣車送死者之

亶誅六遺祖莫也書朝至于洛師洛師洛陽某日祔于墓監察御史

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父居又同閈閈里門也

晉韓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溫恭孝友郎中

之文惟淳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綸爲周賢能

韓曰周禮卿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爲漢賢良韓曰

漢史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始仕

讎校篇籍有究仍授使繳訏謨用揚孫曰詩訏謨定命訏大也

二居郎位征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

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羨有翩其

旗旐舉翣帷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孫曰象物明器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韓曰公集文有祭崔君敏文即永州公也文謂其某舊咸以罪戾謫盜南方誌云以某年月日歸葬某縣則此誌作於永州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孫曰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云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註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高寢二路寢三小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

諱漪於宜切玄宗南巡內禪聖嗣擭音讜府君以讜
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璽巳左氏衣鬼一旅旅五百人厥功
載焉按史玄宗天寶十四載祿山反玄宗乃謀幸蜀時肅宗在東宮奉詔撫諭軍討之呼
至平涼郡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遊崔漪等
奉牋迎上及至靈武遂從容進曰今寇逆亂常
毒流函洛主上倦勤移幸川蜀江山阻脩奏請
路絕宗社神器須有所歸萬姓顒顒思崇聖明
天意人事不可固違伏願殿下順其樂推以安
社稷王者之大孝也凡六上牋詞情懇切上不
得已遂即皇帝位即日奏其事於上皇乃大赦
天下以朔方支度副使大理司直杜鴻漸為兵
部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漪為
吏部郎中並知中書舍人事尚書之先曰實
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羲太常之先曰揚
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陟盈切行高位卑華冠上

族公諱其諱敍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潔

蠲圭淵切潔也以端其志棄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

以脩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孫日武德五年改隋左右備身府日左右府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日左右千牛府韓日唐百官志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各一人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又云千牛備身左右各十二人掌執御刀

更盩厔三原藍田尉童日盩厔隸鳳翔藍田三原隸京兆皆縣名⊙盩音輈厔音窒仍有大故三徙同位童日言三徙皆爲尉也

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

風哥舒曜尹河南孫日曜字子明興元元年自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南尹

鯨寇猾驁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茭韓日

書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峙乃芻茭無敢不多糗熬米麥也茭乾芻○糗去久切又丘救切戎
備畢給版圖因洫孫曰周禮聽閭里以版圖版户籍圖地圖洫溝洫也應部
六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
實吳楚之大都會也童曰都會者謂一都之會政令煩拏汝加
切貢奉叢沓一日不普張曰韻文意青當是葺字轉寫作胥耳諸韻無
此字唯吳本逵辭中有如此書者今從葺七入切鐫譙四至譙責讓韓曰鐫譙言
鐫秩誚讁之也○鐫遵全切譙才笑切亦作誚公為之優游有裕長史
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孫曰貞元元年十二月以杜佑
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佑奏敏爲州參軍異一作爽入為太子司議郎
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

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童曰其俗尚鬼也户為胥徒家有禳禋孫曰禳祓皆除殃之祭禋音堙謂禋禦未至之害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毆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牟求也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鏺焄蒿淫昏者千餘室孫曰禮記焄蒿悽愴焄蒿香臭之氣淫音左氏所謂淫昏之鬼也○焄音薰以舉正羣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徵鬱其望體魄遷降孫曰禮運體魄則降志氣在上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

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
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愈克承
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
公之德銘曰
孰為德門清河濬源童曰崔氏清河郡人遠哉沄沄童曰沄沄說文轉流也遠哉一作其流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
昭于後昆惟魴與鯉韓曰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崔氏清河人故以魴鯉喻之言世有顯德也○魴音防舊史是尊孰為茂功
尚書清風孫曰渙為戶部尚書謂其有融勃焉而興童曰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拔草從龍童曰易雲從龍孫曰此言騎從肅宗起靈武也

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孰爲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黜下入切妖風以正于邑于邦一作施于邑邦克揚休命孰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瘼孫曰詩使我心瘼瘼瘼病也莫佩切始焉是顛今也何戴孰葬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也徽美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韓曰元和七年壬辰作

博陵崔君韓曰崔氏望自齊丁公呂伋食邑於崔因以爲氏後分清河博陵二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孫曰貞元五年簡中進士第始

掌書記孫曰山南西道節度使辟爲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從辟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來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㓜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孫曰連帥謂南觀察使也罷御史小吏減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一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童曰時公爲永州司馬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壝之北四百步壝以醉切又平上二音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孫曰嚴礪屢破劉闢之師

西渴戎師其虐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童曰五石丹砂之屬病瘍且亂韓曰說文云瘍創瘍也音陽又音易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童曰簡娶公之姊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童曰公有柳氏誌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南海竭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鯢爲祖畢爲父世文儒積彌厚孫曰簡五世祖太師子挹國子祭酒挹子混為平章事混子鯢鯢子畢司直畢子簡簡其名子敬字它本皆作字敬守年五十增以二葬湘灕韓曰說文云灕水涯也音籬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韓曰裴府君葬在元和十三年碣蓋是時作

公諱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童曰聞喜絳州縣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童曰行儉字守約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童曰光庭字連城玄宗侍中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童曰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祠部員外郎稹一本作植者非大理卿府君諱儆實父公由進士上第孫曰貞元二年墐中進士校書崇文館孫曰崇文有校書郎二人掌校理旨籍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孫曰貞元八年隷左春坊後參京兆軍事接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孫曰唐太常寺主簿二人

從七加上搜逖鬆互逖他歷切擇抉遯隱抉音決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著股肱者集伊切詩著定爾功役喉喙喙許穢切說文口也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趨以爲丞孫曰太常寺卿一人丞二人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爲佐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七月以太常卿杜黃裳平章事爲禮儀使十月葬崇陵元和九年正月順宗崩仍以杜黃裳爲使七月葬豐陵黃裳辟墐爲判官離紛尨尨雜皃導滯塞闢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孫曰高宗顯慶三年正月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

（遂焚其臨一篇由是凶禮遂闕至開元二十年九月新禮成遂因之不改）累聖陵寢皆因事孽綴（孽音覽綴株衛切）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韓曰公集有裴君豐崇二陵集禮後序）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孫曰比部員外郎掌勾會內外賦歛經費之事會大計也周禮懷也以比其要會說云要會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朞歲畢具剌金州決高弛隟（說文云弛弓解也隱院塞也弛賞是切隟迻逆切張曰隟當作隙音丘戟切公集紫字皆作隟隟檢韻並無隟恒育勒音巢縣名也）去人水禍諸婺原孝開成稻梁陂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入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傾

褻事（褻音）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台罵之怒所為吏巧以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痁泄卒（痁詩廉切　泄音薛）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瀉道交大官不視齒類抑同列收下輩細大畢歡喜博弈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亂謫（亂郎外字）謡舞擊號（探日號亦歌也詩或歌或號號上俗切徒擊鼓日號徒歌日謡）纖屑俛容皆曲占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捃策牘（捃拾也俱運切）未嘗釋手以

是董諸公謂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即公之姊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辛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孫曰御宿長安地名漢書作御羞冢子銑蘇典切或添泊求二字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碩碣于墓左則請為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馨惟裴之鄉堪父徵為大理骨世服大僚孫曰書有服在大僚謂世為大僚也仍耀烈名封叔申之申重也寶惟其英儺書宮闈孫曰謂校書崇文館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童曰書遂猶大十六卞文忘也弁與

卜同鳩工展伎孫曰謂依坐立二部伎圖爰備聲律或圖或書
藏之府室史于柱下韓曰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
乃周藏書室之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明
義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補註崖為殿中侍御
史故云史于柱下也郎於會司韓曰周禮司會之職以參
互考日成以月要攷月成
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補註瞳為
比部員外郎故云郎于會司○會古外切儆
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
許孫曰漢許皇太之尚許水涂也金明五漢故云漢許墊沃条移書下民音墊罡
都念切曾我歲食易其芋甦游手間民童曰周禮間民無職
事者○閒音閑相顧撥來徵為萬年合劇于茲有務叙
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

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孟子註施施猶翩翩喜悅之貌余支切叟敎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童曰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賜也期賜其還一作環鬼神不享命隕在前孫曰元和十二年十月平吳元濟十三年正月大赦而瑾以十二年七月卒故云須命在前也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孫曰淑靈謂柳氏也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補注公時爲永州與史爲[illegible]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唐柳先生集卷之九